



诗魂与节气的千古对谈

——古诗词中的清明

刘金祥

清明,这个兼具自然意趣与人文韵致的特殊节气,在古诗词的墨香深处,早已不只是一个时令节点,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谈。古代诗人以天地为纸、以心魂为墨,将清明的双重面孔——哀思愁绪和欣忭期许写成一首首生命的咏叹调。

晚唐诗人杜牧的千古名作《清明》,无疑是这场精神对谈中的经典乐章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?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这首七言绝句宛若一幅水墨氤氲的丹青长卷,那“纷纷”而下的不仅是天穹飘落的雨丝,更是行人心中纷扬的愁绪;而“断魂”二字更是道尽了异乡游子祭祖时无可依凭的精神漂泊。与杜牧的含蓄蕴藉不同,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的《清明》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辩论:“佳节清明桃李笑,野田荒冢只生愁。雷惊天地龙蛇蛰,雨足郊原草木柔。人乞祭余骄妾妇,士甘焚死不公侯。贤愚千载知谁是,满眼蓬蒿共一丘。”诗中桃李的“笑”与荒冢的“愁”形成强烈的审美张力,诗人以惊雷春雨的天地生机为时令背景,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姿态同构并置:一边是《孟子》寓言中乞食祭品却向妻妾炫耀的齐人,一边是割股啖君却宁可被烧死也不出仕的介子推。千秋功罪,谁人评说?最终都只不过是黄土一堆。

清明时节不仅是泪洒荒冢的悲情时刻,也是“梨花风起正清明,游子寻春半出城”的欢愉时节,南宋文人吴惟信的《苏堤清明即事》,以简洁畅达的笔触勾勒出南宋临安的清明盛景:“日暮笙歌收拾去,万株杨柳属流莺。”白日里人声鼎沸的笙歌宴游在暮色中渐渐散去,空余万株杨柳与自在啼鸣的流莺,这既是对当下欢愉的吟咏与颂赞,也暗含着繁华易逝的落寞与惆怅。晚唐诗人韦庄的《长安清明》则于乱世中追忆往昔的繁华与康泰:“紫陌乱嘶红叱拨,绿杨高映画秋千。游人

记得承平事,暗喜风光似昔年。”那官路上的马嘶和悠悠秋千的动态意象,将清明时节的勃勃生机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《清明赐新火》一诗中写道:“桐华应候催佳节,榆火推恩忝侍臣”,该诗通过描述清明改火礼俗表征死与生的循环、新与旧的更新,这不仅反映了古代节气礼俗的独特内涵,也体现了作者对朝廷典礼的文学记录。

古代关于清明的诗词,对逝者的缅怀往往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。南宋诗人高翥的《清明日对酒》以触目惊心的意象表达祭扫的哀思:“南北山头多墓田,清明祭扫各纷然。纸灰飞作白蝴蝶,泪血染成红杜鹃。”诗中描写纷飞的纸灰如同成群白蝶,泪水涟涟染红山中杜鹃,表明诗人将民俗境况嬗变为充满象征意味的诗意图景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《寒食野望吟》同

样以古墓春草的意象表达彼时人们的生命观:“风吹旷野纸钱飞,古墓垒垒春草绿。”春草年年葱绿,古墓岁岁朽迈,在这绿与朽的自然更迭中,蕴含着“向死而生”的古老智慧。而苏轼的《江城子》则将个体追思推向极致: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。”这首作于清明前后的悼亡词,尽管以白描手法出之,却字字饱含凄凉与悲伤。“小轩窗,正梳妆”的梦境与“明月夜,短松冈”的现实,构成了一曲跨越生死的千古咏叹。

纵观古代清明诗词,无论是杜牧的凄迷、黄庭坚的兀傲、高翥的苍凉,还是韦庄的追缅、欧阳修的感伤、苏轼的深情,无不在“哀而不伤,乐而不淫”的中和之美中,完成一种独特的生命启蒙。南宋诗人陆游诗云:“忽见家家插杨柳,始知今日是清明。”那插在门楣上的青青柳枝,既是古老的民俗传承,也是生命的温柔提醒。今日我们重读古人的清明诗词,不仅是在品鉴一种文学之美,更是在触摸一个民族的文化体温。那些墨香深处的千年诗魂,正与我们进行着一场关于生死的永恒对谈。



春江晚景图

吕献峰 绘画
唐云来 题诗

石砚春水碧,江上鳊鱼肥。
夕照晖兰渚,落霞双兔归。

诗画寻楼

旧语里的天津往事

李子健

拽住了猴儿弟,骂了句:“你找死啊?胶皮轱辘能跟铁轨较劲吗?”猴儿弟抹了把汗,嘿嘿一笑,没往心里去。可二子却上了心,后来总念叨:“它有它的辙,咱有咱的道。你非要往那槽子里轧,翻了车,伤了人,咱赔得起吗?”

这话说过没俩月,二子就不拉胶皮了。他跟着跑单帮的熟人去了东北,后来投了八路军。猴儿弟也不拉车了,仗着会些拳脚,入了“锅伙儿”,跟着袁文会混事。两个人,从此分道扬镳。

1949年天津解放,已是连级干部的二子随部队进城,在金汤桥会师后,特意回大杂院省亲。二子一身戎装,

英气勃勃,后来当了进城干部,日子安稳,受人敬重。而猴儿弟,则在“镇反”运动中被关进大牢,没出两年,一命呜呼。

同样是拉胶皮出身,结局却如此不同。再回头看那句歇后语:拉胶皮磨电车——走的不是一个辙,便不只是市井俚语,更像是命运的谶言。人生的岔路口,看似偶然的抉择,其实早有伏笔。二子与猴儿弟,一个守住了底线,看清了方向;一个只顾眼前,随波逐流。同在一个大杂院起步,最终却一个奔向光明,一个滑向深渊。

如今想起父辈们聊过的旧事,我才明白,那些灯火下的闲谈,不仅是往事回放,更是人生警醒。天津卫的方言旧语里,藏着的不仅是幽默,还有一代代用脚步踩出的道理。那句“走的不是一个辙”,说的何尝不是每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与坚守?

星期文库

“京剧的文化之美”系列之七

老腔老调

姚文冬

常秋月问艺黄少华,黄少华的话耐人寻味:“我唱的都是老腔老调,可到现在都成新腔了!”是谦逊,还是不以为然?不过,这老腔老调,正是我爱听的。荀慧生调门低,柔美、婉转、细腻,又加了宽音和低音,便又多了份低沉,恰似小桥流水,微澜细波,河底之石,乍隐乍现,不做波澜壮阔之势,却能激起观众心里的惊涛骇浪。这便是黄少华说的老腔老调。

听戏,还是老腔老调好听。想听老腔老调,听老唱片是捷径。上世纪的前几十年,京剧攀升到顶峰,名角优伶荟萃,高亭、百代、胜利等唱片公司纷纷灌制唱片,那些久远的声音,流传至今,有着无法复制的珍稀性,也成了传统艺术的文化瑰宝。

听老唱片,听的就是旧时光——于慵懒的午后,沏一杯茶,半倚在藤椅上,打开唱机,手指在大腿上预备附和的节拍,京胡响起的一瞬,人就恍然如醉了,仿佛经历一场时空穿越——旧舞台、长板凳、长袍马褂、折扇、茶水、瓜子,肆无忌惮的喝彩……那是不复重现的粉墨人生、江湖锦绣。岁月里的胡琴声,丝丝拉拉,透着凉,划得人心疼心颤。不像现在有庞大的乐队,多乐器合奏,有些虚张声势,太闹了;老唱片的锣声,也不像现在的锣鼓,洪水猛兽般轰然砸向耳膜,倒像是一颗石子掉进泉水,“咚”一声,荡起一股烟雾状的回响;老唱片的旦角,尖、细、娇、脆、甜,生角,亦听不出苍老,岁月越久,越透亮、圆润、悠扬。这是时光的馈赠。

有人说,读唐诗,少年读李白,中年要读杜甫。杜诗博大精深思想、谨严的格律、铿锵的音韵,变化多端的表现手法,百转千回、反复咏叹的感情表达方式,只有人到中年,才能领悟入心。老唱片,就恰似一组杜诗。于是,少年时听不惯的老唱片,如今倒成了耳畔佳音。

哪一张老唱片,没有一段趣闻轶事?当年“四大名旦”合灌《四五花洞》,四句慢板,每人唱一句,谁先、谁后?梅兰芳当之无愧唱首句。程砚秋正红,自谓可唱第二句;尚小云对梅兰芳唱第一句不予计较,但称第二句应由他唱;荀慧生更决绝,若让他唱三、四句,宁可不干。好事几乎告吹。幸得梅花馆主出面斡旋,先对程说:“您是饱学之士,若和梅作神龙首尾相应,必受人嘉许。”又对荀说:“您嗓音低柔,第二句须翻高,如有逊色,反为不美,而第三句婉转低腔,更显荀腔特色。”程、荀皆以为然。于是,便有了一段人间绝响传世。好一个懂戏识人的梅花馆主。

听老艺术家们不同时期的老唱片,也会发现他们演唱风格上纵向的不同,可见他们终其一生,都在上下求索,执着于艺术的进步。